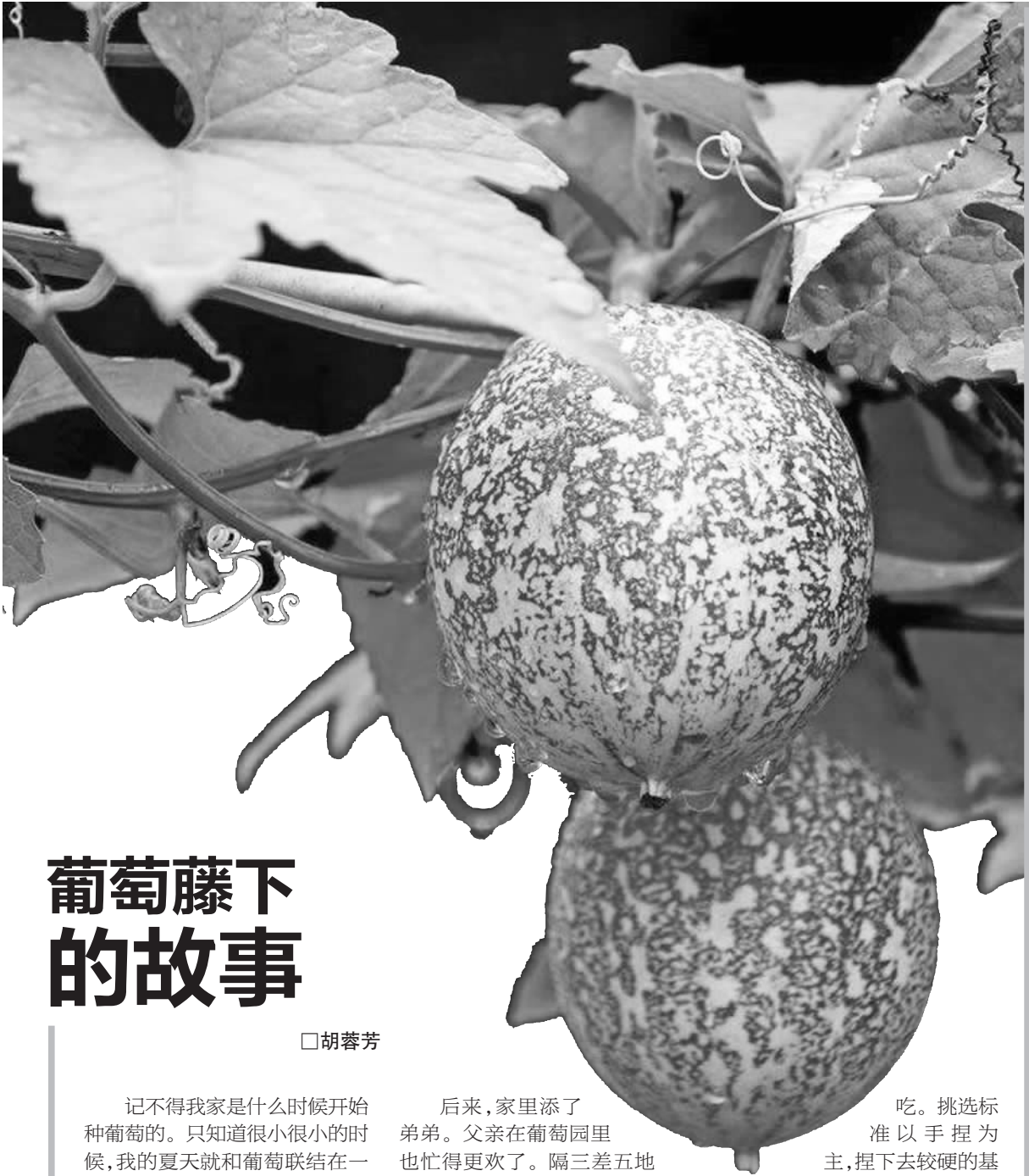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葡萄藤下的故事

□胡蓉芳

记不得我家是什么时候开始种葡萄的。只知道很小很小的时候,我的夏天就和葡萄联结在一起了。

傍晚时分,我与葡萄的约会开始了。棉质长袖衫、青藤扇、圆簸箕、剪子是我那时候的标配。长衫和青藤扇是用来防蚊的,圆簸箕和剪子自然是采摘葡萄用的。那时的葡萄只是父亲自留地里的一片翠绿,只供一家人吃的,并不拿来销售。所以簸箕里的果实最终大都进了我的肚子。哎呀!好像都不曾清洗,顶多也就把那颗“锋芒”毕露、裹满灰尘的颗粒挑出来,在长衫上蹭两下就直接放进嘴里了,真的不舍得扔掉。这是物质贫乏年代里生活的人们最朴实的写照吧。

黝黑憨厚的父亲和美丽勤劳的母亲也在葡萄藤下进行着他们的约会:

“你看,阿拉囡囡好像又长高了,之前还够不到那棵葡萄树哩!”

“是哇,囡囡的眼睛都快赶上葡萄那般圆啦!”

“今年给囡囡买身花裙子吧,别老穿裤衩,跟小子似的。”

……

家长里短的话里,十有八九说的都是关于我的话题,那时的我总爱打断他们的聊天:“怎么又在说我了呀?你们烦不烦人?真讨厌……”见我转过头翻了个白眼,母亲便会意地走到我的身边一阵哄抱:“我们囡囡长大啦!不喜欢被人品头论足呢。”父亲则在一旁咯咯地笑着:“这才多大呀,就嫌弃我们啦!女大不中留哎!”那时未能完全理解父母不舍女儿早日出嫁,但又怕留大了会愁嫁的心情。只一味觉得父亲重男轻女,总说什么女孩子就不该到田里来。“看看你,那么瘦小,就不是干活的料”。听得我真不服气!

后来,家里添了弟弟。父亲在葡萄园里也忙得更欢了。隔三差五地把弟弟带去葡萄园,一会儿叫他递剪刀,一会儿又让他搬竹篓。弟弟呢,也欢快得像只小老鼠,在葡萄藤下窜来蹦去。父亲和母亲商量后,决定扩大葡萄的种植面积,用于销售,以增加家庭的收入。我和弟弟,并不知道大量种植葡萄是要付出巨大的劳力和精力的。我俩欣欣然,充满了期待。

葡萄新苗入地的头两年里,父母每天早出晚归:建架子、扎藤叶、铺尼龙、盖护膜、浇水、施肥、剪藤、裁果串、翻地、挖渠……常常累得瘫在床上动身不得。好在第二年的夏天,葡萄终于丰收了。

种葡萄真是辛苦。虽说夏天是葡萄丰收的季节,值得庆祝,但采摘葡萄、分拣包装、运输销售等环节又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。为了不让葡萄滞销,夏天是我家最忙碌的时候。日渐懂事的我也早早地参与了这暑夏葡萄采摘的每一个环节。

最难忘的要数挑拣葡萄了。自然生长的葡萄多数都难逃各种飞甲虫和鸟类的青睐,以致于一整串葡萄里总会夹杂着几颗腐烂的抑或鸟儿啄过的颗粒。父亲用扁担把成熟的大串葡萄挑到一处平地上,再由我们几个进行挑拣、分类。目的是为了去除不好的颗粒,提升葡萄的卖相,进而提高经济效益。葡萄经过母亲显微镜似的全方位排查,那些不饱满的、霉烂的、萎蔫的、结痂的颗粒全都无从遁迹。这番人工“手术”之后,整串葡萄的卖相已变得十分漂亮了。被剪下的果实,很多还是可以吃的。母亲总是这样嘱咐我们不要浪费。

被挑拣装箱后剩下的葡萄,就是我和弟弟的“劳资”了。首先我俩会在那些籽里挑些好的

吃。挑选标准以手捏为主,捏下去较硬的基本上都能吃。每次,我和弟弟都能挑出一簸箕颗粒呢!除了吃,这簸箕里的葡萄也是我俩最好的游戏道具:我抓起一颗葡萄隔空抛到弟弟的簸箕里,弟弟也抓起一颗投到我的簸箕里。扔进对方簸箕的算胜,可以吃掉一颗葡萄。最好玩的要数高抛游戏了:我俩分别抓起一颗葡萄向上方抛出,然后抬头张大嘴巴,将抛出的葡萄接住。弟弟那时候太小,总是抛到别的地方,根本就接不住。我呢,则在葡萄落地的那一刹那,笑得滚在地上……就这样,我们边吃边玩,直到将簸箕的葡萄消灭为止。

在葡萄的陪伴下,我和弟弟渐渐长大了。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原因,离开了父亲的葡萄园。每年夏天,父亲和母亲依旧会准时打来电话喊我们回家吃葡萄。实在不行,也会想方设法托亲朋好友给我们捎来一些。

年复一年,父亲的葡萄越种越好,葡萄园的面积也越来越大。暑假,帮父母卖葡萄已成了我的第二职业。好在有网络、微信朋友圈,父亲的葡萄得以最快的方式走进了千家万户,成为盛夏里人们消暑解馋、赞不绝口的时令水果。

月下葡萄藤,藤下一家人。回顾着我与葡萄的情愫,满满的都是爱。

“快看,我们果果已经吃了四颗葡萄啦!”老公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大声叫我。真好,八个月大的二宝也爱上吃葡萄了。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:再忙也要带上我的两个孩子去葡萄藤下劳作一番,不为别的,只为那沉甸甸的爱和希冀。

睡阳台的日子

□张瑜

昨天晚上,心血来潮,卷着席子睡在顶楼的露天阳台上。

阳台上风很大,我就这样躺着,什么都不做。

我四仰八叉地躺着,仿佛和天空融为一体。今晚没有月亮,只飘着一粒、两粒小星子。他们闪着幽暗的光芒,仿佛做错了事低头红脸的孩子。

风温柔地吹着,一遍又一遍拂过我的身体,心慢慢地静下来。远处的庙宇森然矗立,微微露出的屋檐,像倒挂在空中的牛角。鸽子们早已在廊下安然睡下了,只剩下鸽子妈妈在“咕咕”地唱着歌,这多像我们楼下那个在暗夜里为年幼的孩子哼唱小调的妇人。她的声音是那么温柔,那么美。或许多年以后,孩子长大,她会在同样的夜晚哼唱起同一首歌,然后开始怀念和孩子亲密无间的那些时光。

阳台不大,我铺上孩子用过的爬行垫,再铺上一床席子,瞬时被塞得满满的。我躺着,看黑漆漆的天。就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从前和爸妈一起睡阳台的日子。

那时候,家里很穷,我们的房子造了十几年了,但一直没有钱装修。没有装修过的房子空空荡荡,除了几张床,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。但它却是蝙蝠的乐园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它们进驻了我们的房子。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,它们还在上面飞呀飞,有时候不小心碰到玻璃就摔得“吱吱”直叫。我爸总是心慈手软,连捏死一只蝙蝠的勇气都没有。而我妈就完全不同,她挥舞着手中的扇子,只要那穿黑衣的家伙一下来,就会死在她的扇子底下。有时候,竟还骂骂咧咧起来:“你们这些黑鬼,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全都端掉。”

我妈就是这样,用我弟的词语来形容,那就是霸气侧漏。这么厉害的人,却也害怕一样东西。

我们一起睡阳台的日子,总喜欢睡在月亮底下,月亮的光辉一层层洒落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聊一会天,或是在上面啃一回井水里打捞上来的冰西瓜。不知她从哪里听来,晒月亮是会变黑的,她开始不和我睡阳台了。有时候,阳台风特别大,我在那里喊她,她也不出来。她虽然和我一样黑得一塌糊涂,但她却怕晒黑。有时候我想:像我们这样黑皮肤的家伙,晒晒又怎样嘛,我反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,黑人不怕月亮晒。她不仅自己怕晒黑了不出来,还时常在那里喊我:张瑜哎,快进来那,要晒黑,要晒黑了。这时候,我弟就给她闷头一棍:叫什么叫啦,难道这世上还有比你们母女两个更黑的人吗?

就在那个晚上,我忽然无比怀念从前的那些时光。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,然后告诉她:今晚我睡在阳台上,风很大,特别舒服,这让我想起我们一起睡阳台的日子。

她在电话那头笑着,那个笑声仿佛穿过了时光,一如当年。

睡阳台的日子,是夏日里最甜美的记忆。有时候,我会在月亮底下写字,不开灯,就着月光,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然后早上起来,我看到那成片成片堆叠在一起的字,就像是无数的叶片积在一起。那些“鬼画符”,我老早不记得扔到哪里去了。更多的时候,我只是像现在这样躺着,然后进入梦乡。